

许嘉璐：中美关系是历史的相会

中美不仅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，更是两个文化大国，两国的文化都有着悠久的传统。我不完全同意只谈美国从独立战争到现在的历史，实际上美国的传统文化是希腊罗马·希伯来·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延续和发展。研究美国的文化应该追寻到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的时代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够了解今天的美国。

同时，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，观察今天的中国，要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，如果不去深究中国从商周时代所形成并固定下来的文化传统的范式，恐怕难以得到正确的答案。所以我们两国一起研究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在世界上都是有影响、有意义的。对于中美这两个大国，其实共同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：如何在人类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，回顾过去，回归精神。

为什么要回顾过去？人类每到一个关键时刻，总是要从祖先那里寻求他们闪光的智慧，作为今天继续向前的精神动力和营养。为什么要回归精神？因为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对物质的无限追求，乃至把物质变成神的时代。精神往往被社会遗弃了，遗忘了。而我们学者有责任重拾过去的传统，来关注人类的精神。只有物质是构不成社会的，它只能构成原始的地球，只有有了精神，才有辉煌过去、繁荣的现代和更加美好的未来。当然，在我们回归精神、回顾过去的时候，也不应该脱离当下，这是不现实的。人类只能向前进，不能倒退。那么，

学者们在回顾过去的时候，对中国人来说，就应该要颂扬宋代儒学在历史基础上进行创新的传统，同时，我们也应该学习和吸收以伽达默尔、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哲学诠释学、批判诠释学的营养。

我认为，伽达默尔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宋代的儒家有完全契合的地方，这就是把传统看成一个生命；历史在延续，传统的生命也在延续。因为后代的解释者，往往是把自己的生命，即把自己经过体验的见解注入古代的文本，使之延续，同时又适合他所处的时代，反映他所处的时代。这样传统就不是一个僵死的、不动的、现成的，似乎只是一个没有活气的文本，而是生动地存在于人类的心里，活泼泼地存在于学术的空气中。

当前，人类迫切需要不同文明的对话，在对话中一定离不开传统，因为现实就是过去的延续，过去的发展。我一直在不断地呼吁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，抱着这样的一个宗旨：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，要相互了解，进一步相互理解，在理解了对方之后，应该欣赏，因为不同的文明都有它自己杰出的贡献，是别人所没有的。对于对方有而自己欠缺的，就应该要欣赏，只有达到一个欣赏的高度，你才会向对方学习。了解，理解，欣赏，学习，最后达到双方共同发展的目的。

在中国和西方的传统中，有一点很巧合的接触。15—16世纪时，在意大利、法国、德国已经产生躁动，在酝酿着文化变革时代的到来，

因此后来发生了文艺复兴，催生了工业革命，整个改变了人类的社会和历史进程。与此同时，在中国的明代，从中叶到晚期，中国也产生了一种启蒙的思想，同时，由传教士介绍，中国的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也被译成拉丁文，以至于笛卡尔看到后，惊叹原来在东方有如此高明的智慧，知道了遥远的东方——中国整个的学术传统是人本主义，这成了文艺复兴发生的一个营养。我想这不是巧合。在那个时代，无论是宗教的统治、影响，还是生产方式、生产力的发展，以及人类的消费观念，都在酝酿一个新时代的到来。

当人类面对物质利益的时候，常常失去了自我；当社会精英作为社会的良知清醒的时候，应该放慢脚步，回头看看。在我们看的时候，总是以今天的立足点、好眼光来看的，在我们眼里的过去已不是真实在过去的样子了，已经被约化了，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知道，原来人类的脚步是这样的蹒跚，前人走过的道路是这样的曲折，原来古人的精神要比我们丰富。这样我们就懂得了，我们要把人文社会科学提到各国人民的面前，告诉他们：这个领域太重要了。这样我们会与更多的清醒者，手挽着手，在未来的道路上少一些坎坷，少一些曲折，走向人类共同的美好的未来。

今天，美国的朋友和中国的学者，都在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交流、社会良知的交流作努力，我也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。

（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）

